

陸士衡書

上

陸士衡文集校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晉) 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上

陸士衡文集校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晉) 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陸士衡文集校注/(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整
理.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80729-139-8

I. 陸… II. ①陸…②劉…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
國—晉代 IV. I213. 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6970 號

書 名 陸士衡文集校注

著 作 者 (晉)陸 機 著 劉運好 校注 整理

責任編輯 倪培翔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 88 號 郵編 210037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49

字 數 92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139-8

定 價 150.00 圓(全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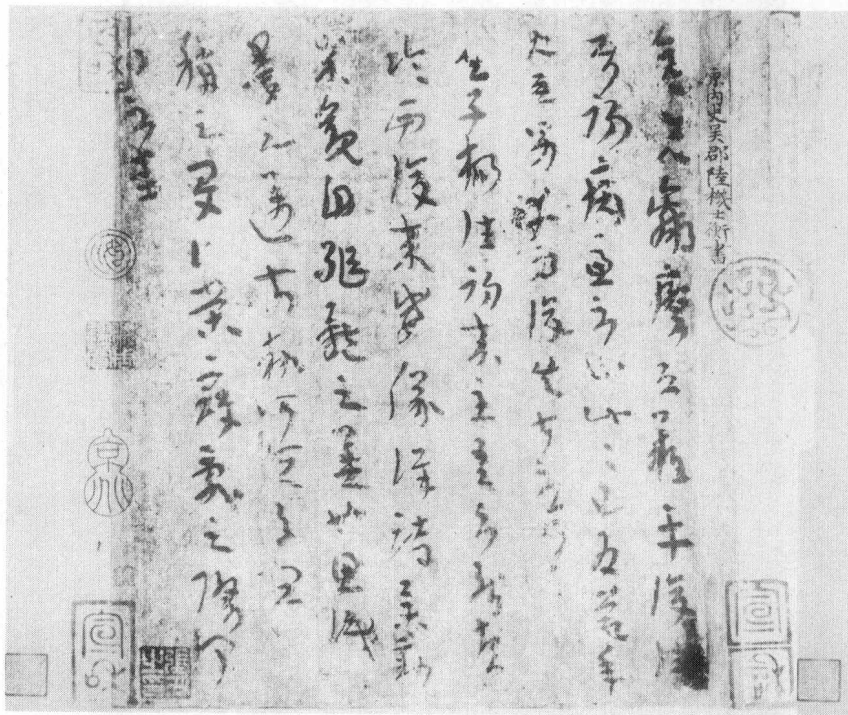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資助項目

陸平原像



陸平原像 《吳郡名賢圖傳贊》卷一



陸機手跡《平復帖》 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晉二俊文集叙

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事徐民瞻

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
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
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伸卷反覆求二
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
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
擾攘之間聲聞閤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
陸華聞服之乆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
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

陸平原集

陸平原集題詞

陸氏爲吳世臣士衡才冠當世國亡
主辱顛沛圖濟成則張子房敗則姜
伯約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縻晉爵
身事仇讐而欲高語英雄難矣太康
末年釁亂日作士衡豫誅賈謐俛得

《陸平原集》書影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前言

毋庸置疑，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考察，陸機都是西晉文學的領軍人物。無論後代是褒揚還是批評，也無法否定陸機在文學發展史上所處的樞紐地位——襲故彌新，霑溉後世。然而對陸機系統研究薄弱，文學史定位不準確，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理論研究上，除《文賦》外，其文學思想、文學創作、文學影響的深入研究，除少數論文外，尚處於期待狀態；文學史定位上，上世紀幾部影響較大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沒有給陸機一個合適的篇幅和恰當的文學史定位。

造成陸機研究薄弱的一個先天性原因，是文獻整理的闕遺。文集整理上，僅有郝立權《陸士衡詩注》、金濤聲校點《陸機集》，至今尚無一部輯佚全面、校勘精審的完整注本；有關陸機研究資料，至今也尚無學者系統地蒐集整理。這就給陸機研究造成極大不便。有鑒於此，筆者歷時數載，鉤稽文獻，考索文本，蒐集研究資料，雖難以恢復陸機著述之原貌，準確解讀士衡之文心，資料蒐集可能亦有疏漏，然而，就筆者而言，已是竭盡全力了。

關於陸機，要討論的問題很多，限於體例，以下茲就陸機的行跡、思想、詩賦、著述簡略考論之。

陸機行跡考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出身江東世族。高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曾祖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①。祖遜，字伯言，年二十一，仕孫權幕府，「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父抗，字幼節，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鳳凰二年拜大司馬、荊州牧」^②。這樣的家庭出身，孕育了陸機負其才望的性格心理，立業建功的人生態度，敏銳深刻的思想意識，底蘊深厚的文化修養。陸機以後的種種人生與藝術的軌跡都與這一特定的家庭背景有剪不斷的聯繫。

簡要地說，陸機人生歷程可以分為四個基本階段：從出生到父親去世（一至十四歲）為少年快意時期，主要活動在家鄉吳縣；從分領父兵任牙門將至吳亡（十四到二十歲）為初入仕途時期，主要活動在吳都建康（今南京市）；從吳亡至入洛之前（二十至二十九歲）為屏居讀書時期，主要活動在華亭舊里；從入洛仕晉至遭讒被殺（二十九至四十三歲）為入洛仕晉

① 《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裴注引《陸氏世頌》。

② 《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

時期，主要活動在洛陽。本書「附錄」之「陸士衡年譜」，對其生平事蹟有較為細緻的梳理，故不詳細敘述。下文僅就學術界爭論熱烈而又棼絲難理的「籍貫」、「入洛時間」兩個問題作簡要考辨。

關於陸機的籍貫，有「吳郡說」、「吳縣說」、「華亭說」三種。臧榮緒《晉書》、王隱《晉書》、孫盛《晉陽秋》以及房玄齡《晉書》均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徐公持、王運熙、楊明等學者均從之^①。吳郡治所在今蘇州，地域廣闊，於是陸機籍貫的具體地點，又受到學者矚目。多數學者都持吳郡華亭說，如金濤聲、蔣祖怡、韓泉欣、姜劍雲等^②。持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是《世說新語·尤悔》及其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而著名學者曹道衡則認為是吳郡吳縣，其《陸機事蹟雜考》說：「陸機籍貫，應為吳郡吳人，而非華亭人。」其理由是：「依照通例，古人的籍貫，當據祖籍。陸機的祖父陸遜，《三國志·吳志·陸遜傳》明確地說他是「吳郡吳人也」。這後一個吳字分明是縣名，指現今的蘇州。」^③毫無疑問，曹先生結論非常可靠。當然，細

①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② 分別見金濤聲校點《陸機集·序言》，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蔣祖怡、韓泉欣《陸機評傳》，見《中國歷代文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姜劍雲《太康文學研究》，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

③ 曹道衡《中古文史叢稿》，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一九五—一九六頁。

緻考證陸機籍貫必然涉及三個方面問題：祖籍、出生地、行政區劃的變化，現補充論述如下：

陸機祖籍吳郡吳縣，不僅《陸遜傳》記載明確，且《三國志》所載其從高祖陸康、從弟陸曄，均明確說是吳郡吳人。吳為春秋吳王闔閭所都，秦設縣，後代因之。《吳地記》曰：「吳縣望在郡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泰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為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橫山東五里。」①由「望在郡下」可知，吳縣治所亦與郡同，即今之蘇州。《吳地記後集》曰：「吳縣城，地名姑蘇，水名震澤。」②亦可證。故陸機《吳趨行》曰：「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四姓即朱、張、顧、陸也。從詩看，陸氏祖居吳邑，故陸機之祖籍當為吳郡吳縣無疑。

陸機出生在吳郡橫山，後名昆山，宅居雲間，後名華亭。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二十二：「昆山縣，本漢婁縣，地屬會稽郡，東漢、晉屬吳郡。陸機、陸雲生於此，故名其山曰昆山。梁置昆山縣，隋平陳省之。開皇十八年復置，屬吳郡，唐屬蘇州。」③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① 唐陸廣微撰、曹林娣校注《吳地記》，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三頁。下引此書版本同。
② 曹林娣校注《吳地記》，第一一四頁。
③ 凡本文引書未注明版本者，均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中：「昆山在本縣西北，或曰在華亭，蓋割昆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兄弟生於華亭，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昆岡出玉，故此山得名。」又《吳地記》：「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唳，元鶴。」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五：「華亭谷，《輿地志》云：吳大帝以漢建安中封陸遜華亭侯，即以其所居為封。谷出佳魚、蓴菜，又多白鶴清唳，故陸機歎曰：華亭鶴唳，不可復聞。二陸宅，《吳地記》云：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回二十余里，谷名華亭，陸機歎鶴唳處。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侄（孫）遜與其子續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昆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曰：「彷彿谷水陽，婉孌昆山陰。」昆山有吳相江陵昭侯陸遜墓。」

綜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華亭原名雲間，陸遜移居之後，乃更名為華亭。第二，雲間有水，名谷水，又名長谷，因雲間更名華亭，而稱之為華亭谷。第三，雲間有山，名橫山，因機、雲之才如昆岡之玉，故更名昆山。第四，陸氏始居華亭，是在被封為華亭侯長谷。① 吳縣為海鹽縣之誤。李善《文選》注陸機《贈從兄車騎》引陸道瞻《吳地記》：「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陸遜、陸凱居此。」

之前。後遜因破關羽有功，孫權因地而封為華亭侯，始則舉家居此，故二陸兄弟出生於此。

尤為重要的是：第一，《陸遜傳》曰：「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而《太平寰宇記》引《吳志》則曰：「（康）使侄（孫）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昆山，父祖墓焉。」細察《吳書》，「還吳」之吳，實是吳縣，故與《吳志》比勘，則可證華亭谷在吳縣境內。第二，《吳地記》曰：「橫山，又名據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里。」又《吳地記後集》曰：「吳縣二十都：吳門、利娃、永安、履仁、鳳凰、靈岩、橫山……」^①亦可知橫山即昆山，也在吳縣境內。

因為歷代行政區劃的變化，後人未加詳察，將華亭（即雲間）與華亭縣、昆山（即橫山）與昆山縣相混淆，遂至其誤。又因谷水原為太湖（古名震澤）支流，下通松江而入海，後人遂又將其與明代所置的松江縣相混淆。而華亭又與由拳縣（後改為嘉興縣）毗連，故《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實亦未詳察之故。

故無論從祖籍，還是從出生地看，陸機都應該是吳郡吳人，即今江蘇蘇州人，與今上海松江無涉。因行政區劃變化，遂至後人以今而臆斷古也。

陸機入洛時間也衆說紛紜。上世紀三十年代，朱東潤《陸機年表》提出陸機兩次入晉之

① 曹林娣校注《吳地記》，第七二、一二五頁。

後，至八十年代，先後有陳莊、傅剛進一步論證朱說，並明確指出陸機曾兩次入洛，一是太康初被俘入洛，二是元康二年仕晉入洛^①。後來，蔣方在陳、傅論證基礎上，又進一步排比史料，稽考詩文，得出結論是：吳滅後，陸機被俘去洛陽，太康三年放歸，退吳讀書，至元康二年方應徵辟入洛^②。

細細考證，此說漏洞頗多。其他史料姑且不論，僅就現存的陸機詩文即可證之。第一，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太傅楊駿被誅于元康元年三月，陸機入洛，任太傅祭酒，其時間必然在元康元年三月之前。第二，陸機《皇太子賜宴詩》序曰：「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其赴任吳王郎中令途中，作《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有「誰謂伏事淺，契闊逾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之句，其「逾」字尤值注意，突出自己侍奉太子，已超過三年。據《晉書》本傳，機遷太子洗馬，在元康元年三月楊駿被誅之後，至元康四年秋正是「逾三年」。若為元康二年仕晉，即使直接任太子洗馬，時間也不足三年，更不用說「逾三年」了。

① 陳莊《陸機生平三考》，《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傅剛《陸機初次赴洛時間考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② 蔣方《陸機、陸雲仕晉足跡考》，《湖北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為何許多學者都將陸機入洛仕晉定在元康二年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受金濤聲校點《陸機集》之《思歸賦》序的誤導。其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這似乎是一條鐵證：既是元康六年「去家四載」，則必為元康二年入洛。其實本序中最為關鍵的「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九字，並非此賦小序。現存陸機集善本，如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宛委別藏清鈔本均無此二句。元康二年，詩人赴假離洛歸鄉，在離洛歸鄉途中作《行思賦》，離鄉返洛途中作《懷土賦》，此二句殘序或乃《行思賦》之序，其賦之「越山河而託影，眇四載而遠期」與「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時間吻合。將此序誤題《思歸賦》序，《太平御覽》乃始作俑者，金濤聲未加詳察又誤補於後，且金所校之《陸機集》又是目前可見的唯一完本，故易以訛傳訛。

陸機入洛，史有明載。《陸遜傳》裴注引《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又《晉書》本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康終於十年，太康末至遲也在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吳滅于咸寧六年（公元二八〇）三月，至太康十年，正好十年，與本傳所記之時間吻合。另，陸機《歎逝賦》序曰：「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十年之內，索然已盡。」十年，乃指離鄉仕晉的時間，逆推之，陸機入洛至遲亦在太康末，斷不至於太康二年（機時年三十二歲）。或為太康末入洛，此言十年，蓋取其整數。所以姜亮夫《陸平原年譜》、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等均採用此說。

然而，李善《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以十一年計，入洛時間該在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此說須詳加考辨。第一，李善注《為賈謐作贈陸機》引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與張九齡《晉書》本傳、《陸遜傳》裴注引《機雲別傳》基本相合。由此可以肯定，陸機仕晉的第一個職務是太傅祭酒。其入洛仕晉時間必在楊駿任太傅之前，至遲也在任太傅期間。第二，據《晉書·惠帝紀》可知，楊駿任太傅在太熙元年五月。若是應楊駿辟而入洛，時間當在是年五月後，徵召之書送至吳又當在此後一、二月間。復考陸機《赴洛》詩「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谷風，即春風，《焦氏易林》卷一曰：「谷風布氣，萬物出生，萌庶長養，華葉茂成。」則可知陸機赴洛是在春天，故不可能在太熙元年五月後入洛。第三，次年（即永平元年）三月，楊駿被誅，任太傅之職前後不足一年。若是在是年三月之前入洛，雖與陸機詩所描寫的季節相符，然與臧榮緒《晉書》所言之「太熙末」又相互抵牾。退一步說，假定陸機於永平元年二三月入洛，尚未入洛，楊駿已被誅，怎麼可能任太傅祭酒呢？故陸機也不可能於這一年入洛。第四，「太熙」乃晉武帝最後一個年號，存在時間不足四個月，楊駿任太傅是在武帝駕崩、惠帝即位改年號永熙之後，按照史家之通例，應該記載為「永熙初，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斷不可云「太熙末」。足見，李善所引臧榮緒《晉書》亦不可靠。

綜輯史料考之，陸機入洛具體時間應是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春，次年五月後任太傅祭